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初集 第四冊

文海出版社印行

明清史料彙編初集目錄

第四冊

兩垣奏議	明·遂中立撰	一六二三
革除逸史	明·朱陸樞撰	一六五七
詔獄慘言(附天變邸抄)	明·燕客撰	一七二五
先撥志始	明·文秉撰	一七六七

兩垣奏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兩垣奏議一卷明遂中立撰中立有周易傳說書著錄是書凡奏議六編皆中立爲給事中時所上以歷官吏兵二科故稱兩垣其中論公用舍論修史用人及論會推閣臣三疏本末畧具明史本傳蓋中立以是三疏一忤旨停俸一見忌輔臣一被貶外授故明史具錄於本傳其請罷織造論倭患及請停例金三疏雖事不施行然亦皆錚錚不阿無愧封駁之職不得以卷帙之少廢之矣舊本附

刻中立所作周易劄記後今旣分隸四庫則列於
經部不倫故析出別著錄焉

兩垣奏議

明 逢中立 撰

論公用舍疏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於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於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從未有上下異指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臣睹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臣不敢

謂其皆皭然君子然而爲君子者多也而偶以一事固執一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跼伏田間壯志紓而不伸忠猷蘊而未竟此臣所以深爲諸臣惜也方今中外多故苦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爲國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感時者有憐才之嘆司銓者有乏才之憂此臣所以深爲世道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詆輔臣而去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臣

王錫爵之自解亦曰有主上親筆臣謂罷者非正人也
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卽擬自閣臣正大臣爲
國之忠若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閣臣之票擬而有心斥
逐者爲妬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
彼職贊密勿身膺隆眷不補牘力爭而坐視忠良屏棄
譏佞鴟張雖間有揭救然而諸臣之擯斥者如故也大
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臣又深爲輔臣惜也今
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罷而論者愈多論者多
而輔臣益不自安卽如高攀龍一疏惓惓爲國惜才卽

部院大臣亦許其願忠之心矣中外諸臣亦多爲之申解矣孫繼有譚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罰而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于防川聖如虞舜猶察邇言而用之況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諸臣請乎陛下以心督托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願明諭吏部于先後廢謫諸臣隨材錄用以示大公則君有容直臣之名臣無敢言之譽國家收多賢之益廟堂無處分之煩衆囂自息輔臣自安矣宋劉安世曰愛惜人才乃

人主自爲社稷計程顥曰朝廷不失於舉措使議論何
名而沸騰釋羣疑而收人心莫要于此然臣又有言焉
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尙寶司丞以李懋檜補而
不允至于鄒元標慷慨大節海內屬目而不能一日立
朝夫以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二直臣乎以輔臣見知
于主獨不能爲國用一二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
清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竭力叩闔仰回天聽以
收民譽而樹令名而徒急衆口之呶呶以歸過于君父
此臣所以義激于中不容默默也臣一介草茅蒙拔竄

更垣感時效愚固知忌諱伏惟聖明裁納

請罷太和山織造疏

臣待罪諫垣竊見傳造太嶽太和山各宮殿頂帳費以萬金奉旨本山量解香稅銀七千兩仍命工部補足三千兩矣又戒諸臣之奏擾矣夫以供奉明神而費止萬金又有明旨之凜凜也臣何敢復有陳說第考之祀典叅之時勢則見織造之命萬萬可已者敢披瀝爲皇上陳之臣惟太和山不列于嶽鎮元武神不見于經傳所云靜樂王太子入山修煉白日飛昇皆道家傳會之說

儒者不談雖我朝廟宇設提督以崇祀之然非若天地嶽鎮海瀆等神爲祭之正也古云繫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繁則亂事神則難而況宮殿帷帳又供奉之彌文而非祭祀之常經乎故織造之可已也爲國家釐祀典也東南災沴頻仍杼柚其空卽袍服上供撫臣無歲不請減請罷矣今又以頂帳之故嚴行新舊各堂添設機張人匠併工織造手指瘁于拮据皮肉殘于鞭朴且吏胥有需索之擾州縣有徵解之苦費以萬金而閭閻所費又數倍于此者乎夫以東南凋敝之時而何忍加之

以額外之征輸也故織造之可已也爲東南愛民力也
王者爲天下守財卽財賦殷富之日猶當加意撙節而
況公私交困府藏殫竭昨見主計之臣謂各邊鎮上半
年年例銀共該一百四十餘萬東那西湊尚少一半若
大和山宮殿頂帳何益于神而出帑金以佐之雖曰數
止三千然一銖一兩孰非赤子之膏脂乎是何取盡錙
銖而用若泥沙也故織造之可已也爲帑藏惜財用也
方今徐淮兗豫之間千里一壑積骸盈野仳離之狀愁
嘆之聲慘目悲心有不忍見且聞者昨河南撫臣張一

元之疏可見矣天下之患莫大于下有疾苦而上不收
卹乃曰者科臣王德完爲民請賑疏兩上而不報今項
帳無益之費近習無稽之言卽以科臣部臣執奏而不
允此臣之所未解也臣謂太和山之香稅積之徒以供
內臣之乾沒推之可以救中原之捐瘠織造之萬金以
爲頂帳之費則曰不經以爲賑濟之資則曰得意臣又
查萬歷十四年以山陝等處災傷發帑金三十九萬十
七年以江南等處災傷發帑金三十萬兩遣官分賑今
中原災傷不減于曩時而賑卹之惠反齎于曩時皇上

爲民父母忍視數百萬生靈嗷嗷待斃而不爲之拯救者乎伏願亟停織造之命卽以太和山香稅銀一萬兩并再發內帑銀二十萬兩遣廉能之官宣布德音大需皇仁以示聖天子軫念災民之意則罷不經之費至儉也宏賑卹之恩至仁也廓轉圜之量至明也皇上何憚而不爲此然臣又有言焉京師者四方之極也今都門外宮觀之侈丹堊輝煌旛幢之飾綦組絢爛而委巷小民至傾貲破產以修庵觀而供齋醮異說之惑世誣民甚矣皇上又復括已盡之財剝窮民之脂以供宮殿帷幕

帳之飾則何以禁止愚民風示四方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明正道以息邪說惟聖明留意焉

論倭疏

自倭寇未靖而請封請貢之說興也中外諸臣言者甚夥其揣情形析利害者亦甚備雖三尺豎子亦知其不可矣臣卽再陳說亦不能加于諸臣上矣顧是說也宋應昌始之顧養謙成之本兵石星力主之沈惟敬密計